

春秋三傳異文釋(三)
春秋四傳異同辨





臺灣文學研究文獻叢刊

臺灣新文學運動

春秋四傳異同辨

黃永年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三傳異文釋（及其他一種）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春秋四傳異同辨

此據豫章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春秋四傳異同辨

清 廣昌黃永年靜山撰

吾治春秋。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四家言。日據其恠迂駁。拘牽附會。牴牾與經旨相亂者。稍爲折衷。而闕其不可信。已復廢卷嘆也。曰。嗚呼。六經獨春秋。孔子所自作。孟子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之業。必曰孔子成春秋。而孔子自言。亦曰知我罪我。其義丘竊取之。蓋未嘗不自矜慎貴惜也。當時七十之徒。道術莫醇於曾閔。而文學莫盛於游夏。聖人宜授之使卒業於此。顧何以屬之丘明。游夏之徒。且曰。一辭莫能贊。以轉授其弟子。顧能發明之。無謬於聖人之旨耶。是聖人之春秋一再傳而已。爲郢書燕說。捕風捉影。何有於千百世之後。此不可解者也。諸儒之失。其大者在於學不得其統宗。以方隅之見。求聖人之經於訓釋。又叅以臆見傳聞之雜出。故多不軌於正。要於一。而善言春秋者。惟孟子。後之學者。因是猶得有所尋逐。彼其去聖人之世近。而學得其統宗故也。嗚呼。今吾去聖人二千數百歲之久。識聖人之書於燒焚散亡。後儒區區補綴之餘。其文字篆隸屢更。書縑紙再易。謬訛脫失附會。莫可究詰。烏從盡信之。以爲皆聖人之舊與。此百家之論。所以尤貴於深思而慎擇也。故善治經者。當如孟子。論王制封建井田諸侯喪禮等曰。此其大略也。又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噫。抑不獨春秋爲然矣。其官爵名氏。各以意斷。牴牾矛盾。如聚訟。如射覆。使經義墮雲霧者。十有一。釋元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贈。一仲子也。左公胡曰。桓母。穀曰。惠母。左曰。繼魯夫人。公穀曰。妾也。一贈也。左曰。子氏未薨。公曰。告喪。一宰也。公曰。士胡曰。冢宰。將何去。何從耶。按經義。總著天王之失。下贈妾母耳。桓母惠母。吾惡乎知之。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蓋魯有兩仲子。諸儒傳聞。是以有紛紛之說。準以情理。穀爲較優。蓋桓母之卒。在明年十有二月。經書夫人子氏薨。預凶事。非人情。又以年文九。僖公成風推之。俱繫母於子。禮。妾不得以體君。仲子爲惠妾。曰。惠公仲子。是繫妾於君矣。故曰。穀爲較優。其宰之爲士耶。冢宰耶。吾惡乎徵之。士來贈也。失也。冢宰來贈也。亦失也。年二。夫人子氏薨。公曰。隱母也。穀曰。隱妾。吾惡乎知之。然考魯當時國母無嫡。孟子先卒。聲子仲子俱不得稱夫人。隱攝妻亦不得稱夫人。以下年五。考仲子之宮推之。似子氏三年之喪畢。隱別爲宮。以祀公曰。隱爲桓立。爲桓祭其母也。子氏疑當爲桓母。仲子仲子不得稱夫人。而稱夫人。隱始終以嫡子之禮待桓。故以夫人稱子氏。以寵異桓。此隱之失也。公穀隱母隱妻之說。疑俱非也。穀於仲子之宮。亦曰。惠母。不如公羊說於情爲近。且於經有徵。然經義總著妾母別祀之非。視成風敬嬴居然竝嫡。尙猶有閒。此志失禮之漸耳。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年三。尹氏卒。左曰。君氏聲子也。公穀曰。天子之大夫也。歐陽永叔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取焉。烏有聲子而稱爲君氏者。年四。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曰。父在故名。公曰。天子之下大夫。胡曰。宰。冢宰。渠氏。伯爵。糾名。宰而書名。貶也。胡遇宰卽以爲冢宰。歸贈冢宰也。來聘冢宰也。周雖不振。亦無事以冢宰僕僕趨奉侯國。使他國盡如魯。數十冢宰奔命不給矣。又以宰恒比例。謂恒未受封。故但書官。糾則以諸侯入相。或已相而封。故兼書封。引

漢制爲比。以本無可證之獄情。爲莫須有之讞決。愈深愈遠。緣泥伯爵糾名耳。伯糾安知非字耶。此但著天王來聘之失。宰必冢宰耶。伯爵糾名耶。非執魯舊史周桓時官籍對冊而稽。吾惡乎取信。而惡庸辨之。^{年五}仍叔之子來聘。左曰弱也。公穀曰父老子代從政。胡曰譏世官。此與^{年三}武氏子俱無考。以爲譏世官於義猶有取。^{年閏元}齊仲孫來。左曰齊仲孫湫來省難自明。公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亦云然。魯慶父忽變爲齊仲孫。又從而爲之說。其所引子女子。當時齊魯開學者。好爲新異如此。以此傳聖人之經。其兒童之見歟。^{年僖八}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曰哀姜。是致莊嫡既死之夫人。公曰齊媵。是致僖妾生夫人。穀曰成風。又致莊妾尙未死之夫人。何從耶。今夫斷獄者。憑兩造之辭。折之以情。衡之以理。雖不中不遠。旣而懼其失也。曰吾訪諸邑人之論焉。其說愈紛。則其見愈惑。已而遂取決於賄竊偏袒之證。其誣陷爲不可窮決矣。胡氏之說。毋乃類是。旣惑於三子之夫人無可據。遂援左成風私事季友一段。從穀以夫人爲成風。而歸獄季友。謂友以私恩立之爲夫人。噫。吾惡左氏誣妄。正在於此。友果如是。是與叔牙慶父等耳。何以誅二兄。服國人耶。史氏之誣。不樂成人之美如此。胡反據以爲證。是聖人之春秋。乃聽用左氏誣罔之言。而作耳。乘經信傳。不可惜哉。按經義乃著魯禘之失。在於用致夫人。^{既見}其夫人之爲哀姜耶。齊媵耶。成風耶。吾惡乎知之。必求其可據。左爲稍優。^{杜預曰。哀姜淫而與穀。不幾于驕。子禮不應致。是故論古者。貴折衷之以情。而又必論其世。}^{年成六}立武宮。左曰季文子以寧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杜預曰。文子以寧之功築武軍。孔穎達曰。如^{年宣十}邠之戰。潘黶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遂不敢築武軍。以

明武功。蓋文子爲是以誇勝齊耳。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銘魯功亦此意。公曰武宮武公之宮也。胡從公。

夫去武十一世。孔穎達疏本史記作九世忽爲立廟何爲乎。此不論世之過也。明堂位援此又爲武世室之論。

其憑虛橫出義例各以意懸揣如搏虛如扣盤已而堅執遇不可通輒遷就說者二十有五。隱七年滕侯卒。

左曰不書名未同盟也。穀曰滕侯無名狄道也。穀何據以滕爲無名爲狄定文之謚見於孟子無名何以

有諡。桓二年滕子來朝胡曰朝逆賊故貶爵稱子。聖人假魯史奉天討以進退諸侯此由過泥孟子春秋天

子之事一語遂誣聖人於千百載之上冥冥不可知之中而使自畔於爲下不倍之義先儒固已有非之

者且夫王者之法罰弗及嗣春秋惡惡短滕自朝桓後終春秋之世但稱子弑君之賊假然無惡乃獨罪

一朝者使其子孫世世罪終至於不赦聖人何故忽加人以三代聖王未有之法是故引義貴平平則達

膠於東者阻於西畫於方者廢於圓詔吾之昆弟若弟私以爲是者不可以行於鄉黨。二年杞侯來朝何以無

貶公穀杞皆曰紀胡遂謂紀懼齊滅求援於魯非爲朝桓然經固明以來朝書矣且杞侯來朝自見下安

得盡以杞作紀。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左曰書名賤之公穀曰失地之君故名本無事求深胡曰貶

朝逆賊也夫滕則奪爵杞紀俱無貶穀鄧又書名聖人之法奈何糾紛不可窮詰如是滕何以不名耶鄧

穀何以不奪爵耶夫經於滕杞諸國黨逆之罪書來朝自見矣奚待書名削爵乎然則滕島爲書子先儒

謂時王黜之胡以爲非吾疑爾時周之黜陟亦時間有但恐不能加於強大又不當盡耳。莊十六年王使虢

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二邾子附庸之國也始見於春秋書字。隱元年公及邾儀闕于蔑書名黎來來朝後皆書

子莊十六年·小邾子克卒·傳謂其數從齊桓桓爲之請於王·進爵爲子此其陟可明據者也·然則其黜安見其必無耶又薛僂侯也·隱十一年·來朝書侯莊三十一年·卒書伯杞僂公也·桓七年·來朝書侯莊二十七年·來朝書伯僂二十三年·卒書子文十二年·來朝又書伯豈聖人進退如是靡定耶·沙隨程氏以爲春秋時小侯事大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爵位崇卑小國不堪於誅求寧自貶以從降禮昭十二年·平丘之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次曰鄭伯男也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然則滕之自桓以後書子也其來朝悉從子之禮也薛之書伯也杞之或侯或伯或子也皆從其來朝之禮從侯從伯從子書之也此最論世通識是故非天子之黜也亦其自降也必以聖人爲奪人之爵春秋奪爵者三小國之外無聞焉齊晉諸國罪大惡極之事何不奪之是春秋乃畏強鉏弱也所謂不可通者也其又遷就說者桓七年·天王使冢父來聘與四年·來聘失等耳何以無貶辭胡謂名冢宰於前餘無責焉按冢父亦不可以名說耳如可以名說又必爲春秋獄詞矣經於此等本正大明白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與十五年·來求車并前歸贈來聘皆此意聖人之心原未嘗加毫末何事於官職名氏上紛紛勞攘耶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胡本嘆氏謂王不稱天寵篡賊也論嚴正視公穀爲優近世顧氏炎武謂疑只是闕文桓立而書公楚商臣齊商人弑君俱書侯文十一年·書子文九·何獨貶及天王耶十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王使召伯來會葬胡亦曰不稱天譏王也前名冢宰此王不稱天夫均一贈妾母之失也忽歸獄於使者忽貶及於天王聖人作經示後世不宜出入顛倒使人眩惑如是且天王之號獨見於春秋他經止稱王顧氏謂以別吳楚諸國僭號耳疑此當爲聖人特筆非魯史之舊忽加之

忽削之。以謂聖人匹夫不妨予奪其王如此。或者聖人無是也。夫子曰。吾見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是故能闕疑。必無遷就不可通之失。不能闕疑。故愈深愈舛。桓四年闕秋冬。胡曰。削之。志常世之失刑。果如是。是聖人憤激常世。無可奈何。歸其罪於天。去其二時。是春秋怨天之書。而聖人春秋之道。無王無天也。定十四年無冬。昭十二年有十月無冬。又何說耶。顧氏亦以爲闕文。或傳經者之脫漏。僖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十七年冬十月有朔無甲子。桓三年至。九年至。十七年無王。桓五年甲戌己丑。皆是類也。穀梁桓無王之說。疑亦附會。書公卽位。桓罪明矣。奚待去王以爲貶耶。又。文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仲孫忌不言何。皆是類也。余疑。定元年春王無正月。公穀胡皆謂定無正。故不書正月。夫昭之見逐。旅死於外。定卽位之緩。制於季氏。直書于前後。其罪自明。何必於此削正月。使春王二字直如後世。斷爛朝報耶。桓二年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據左。督以孔父之妻故。殺孔父。弑傷公。而以傷好戰。父爲司馬。民不堪命。爲辭。則孔父不爲無罪。公穀曰。義形於色。憑虛無實據。孔父。穀曰。字。胡曰。名。按未有嘉字而父名者。家父字也。華父亦字也。又引劉敞爲名君於上。不可字臣於下。然。十一宋人執鄭祭仲。仲字也。下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字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矣。胡權變之論。所謂遷就者也。又謂祭仲稱字。尊王命。貴正卿。然則宰咺。宰糾。非王命耶。又何以作貶書耶。按此見執之始。不以其罪。或魯史舊書字。聖人何從更求其名書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顧氏謂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猶詩言韓姑。左言息媯。將歸過蔡。假而書曰。逆季姜於紀。又

曰王后歸於京師。初學亦知其不通。說最平易。魯曰。稱王后王者無外。又曰。雖爲王后。猶曰吾季姜。說已傷於巧。胡又鑿深爲天下母儀婦道之說。年傳元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曰。齊人殺哀姜已甚。穀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哀姜肆惡。通慶父。殺二君。桓殺之宜矣。不書姜。或桓早絕之。於桓何諱耶。年傳四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胡曰。遂齊侯專也。按桓伯莫切於攘楚。養銳已久。侵蔡蔡潰。乘勝直前。楚之摧抑。于是爲始。齊此舉係天下大勢。前二年再書盟江黃。蓋楚不易動如此。不常以遂事例例之。桓假名義。不待於此時責。年八公會王人諸侯盟於洮。鄭伯乞盟。公穀曰。洮之也。何見爲洮。二子好臆度鑿新。又不入情。胡曰。王人下士亦恐泥定王位大事。不宜遣內臣之微者。年宣元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穀曰。不稱姜。貶喪娶。喪娶罪不在姜。胡曰。夫人與有罪。與有罪不宜獨貶夫人。杜氏註。孔氏疏俱作闕文。年六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曰。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公何據以爲弑。遂不復見。經二十國之君。今年弑君。明年弑君。公侯偃然列中國會盟。何獨盾耶。盾賊臣之魁。公穀皆巧爲寬縱。別有論。其妄生罪狀。顯與經異。一唱羣和。出奴入主。使經義晦蝕者四。年傳二城楚丘。經無貶辭。左忽曰。封衛。公穀附之。胡益深文。經言城衛。未嘗言封衛。衛懿雖滅。文尚存。何用封耶。胡強經而從傳。後人又棄經從胡。以此說經。宜乎歐陽子之欲盡廢傳也。年十四諸侯城緣陵。左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杜氏謂器用不具。城池不固。孔穎達曰。經言諸侯。皆譏辭。如年文十五盟厲。年十七會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又曰。諸侯無功也。公胡皆援楚丘城邢例。按此諸侯不序。見桓末年伯衰不能整齊。畫一諸侯耳。年十四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最明確。曰鄆季姬來事。公怒止之。以鄆子

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公穀曰。遇同謀也。使來朝。使來請已也。胡附之。誣獄僖公。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亂男女之別。僖公秉禮之君。必不爲此。按季姬不係於鄆中絕也。十四年

季姬歸於鄆。杜預曰。來寧不書。歸書者。明中絕。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據左公。是許世子自合樂以

飲其父而藥殺耳。穀曰。不嘗藥。胡亦曰。不嘗藥。夫嘗藥之說。本禮經。然學古者過泥則愚。藥與病反。參苓投之而殺人。嘗者無恙而病者殆矣。侍君父之疾。孰謂僅以嘗藥爲慎乎。

其四氏之說。俱無當經義者。二年。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按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

祖配之。魯之禘。其始特祭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禘于莊公。是不于周公之廟矣。禘之禮始紊。用致夫人。

是合先祖。序昭穆。禘與禘始混而無別矣。常禘不書。此獨書者。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四傳皆未及此。

涂登曰。按左氏授經書吉字。疑于經義未盡。不當但禘義尙少發明。是有憾耳。義致主禮當行禘祭。然亦惟致君行之。若夫人則否。禘太廟之失。或并在此。

其事案義例。祗牾矛盾。折衷其近情理者。而闕其不可信者。二十有二年。不書即位。左曰。攝也。公曰。成

公意也。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爲桓立。桓幼而貴。子以母貴也。穀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

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夫曰扳已而立之。是隱之立由衆志也。曰

勝其邪心。以與隱。是先君立之也。子以母貴。是桓常立也。探先君之邪志。是隱當立。桓不當立也。祗牾如

是。誰從耶。按禮。諸侯不再娶。無二適。公羊母貴之說。不可通。隱探先君之志。穀說常是也。隱始終以嫡子

之禮處桓。而自居於攝。以惠公改葬而弗臨。知其元年必未嘗行即位之禮。未嘗行即位之禮。史即不書

卽位。聖人何爲益之。胡曰。削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曰。佗外淫。穀曰。淫獵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殺之大國君而外淫。而獵爭禽。人不知疑。無是情。胡曰。以賊討也。按佗殺太子自立。踰年。安知陳無有如衛石碯者。而蔡不爲陳之殺州吁。左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對晉人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卽作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按蔡人之殺佗。名義甚正。鄭莊之立佗。爲獎篡子。產此對亦失辭。十二年及鄭師伐宋。戰於宋。公穀謂魯與鄭戰于宋。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果如是以明年二月。又與鄭戰四國。胡曰。與宋戰也。十三年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胡曰。左以爲鄭與宋戰。公以爲宋與魯戰。穀以爲紀與齊戰。趙匡據經從穀。內兵主紀。外兵主齊。齊紀世仇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左曰。公子洩。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朔奔齊。以衛風新臺。鶉之等詩證之。左爲可據。公曰。得罪天子也。越在僭陰齊。穀曰。天子召而不往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曰。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賢之。故不書滅。穀曰。紀侯賢。齊侯滅之。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史如是。烏可盡信哉。而公羊復仇之義。則萬世可存。十九年公子結。陳人之婦。事無確據。公穀胡三子俱揣摩而爲之說。二十二年肆大告。公曰。職始忘省也。穀曰。爲嫌天子之葬。益荒謬。胡曰。虧國典也。七年公子友如陳。蔡原仲。公曰。通夫季子之私行。慶父子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友治之。不佞坐視。不忍請。而至于陳。穀曰。諱出奔也。左曰。非禮。胡曰。友越境私交。論正而季友苦衷。無所自耳。傳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獲呂棼。經無貶辭。左公曰。莒人以慶父故索賂。公子與師敗之。自明。穀曰。惡公子之給。公子屏左右。給棼而相與搏。遂以孟勞殺之。范甯曰。公子至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

整。佻身獨闢。以決勝負。蓋穀梁之好爲滑稽新異如此。按甯之論是也。楊士勛疏不取。謬甚。胡亦爲其所愚。責友用詐謀。擒主帥。非王者之師。且其所言王者之師。又宋襄故轍也。傳九諸侯盟葵丘。亦無貶辭。孟子亦以爲桓伯最盛。穀曰。美之也。左忽以伐戎伐楚爲罪案。而假辭于宰孔以譏。公又曰。危桓之盟也。七十年。滅項。左曰。魯滅公穀曰。齊滅胡曰。未有外滅不書國者。年十八宋師及齊師戰於廩丘。齊師敗績。按左。齊人欲立孝公。而與宋戰。欲兵敗于宋。張宋之威。而攝四公子。故孝公得立。公亦曰。與宋也。蓋桓以孝公屬襄公。桓死。齊大亂。襄至是爲定難。似非伐喪比。穀曰。惡宋也。邢人狄人伐衛。穀曰。狄稱人。善累而進之。胡曰。伐衛所以救齊也。論經者常論世。狄嘗滅衛。齊存之。衛人從宋伐齊。定亂。所以報桓也。狄之伐衛。以桓既卒。可以復快其夙怨耳。以爲救齊。主兵者宋。何不伐宋耶。邢人狄人。亦自然文勢。不必可證曰。邢人狄伐衛。狄一國。單辭可也。狄救齊是也。年十九邢人執鄫子用之。左曰。宋公使邢人。則惡莫甚。已戕人而使他人受其名。穀據經只認邢人。或左以襄無狀。爲加其罪爾。年二十二公伐邾。取須句。經明書取。左胡俱作反其君。胡又以不請王命故書取。年文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官。司城效節而出。公以其官迎之。胡曰。俱書官。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而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而出。顧炎武曰。或魯史闕名。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十四年甲子名。不具。舊史闕之。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子叔姬。公穀曰。單伯淫乎子叔姬。齊人執之。同罪也。如公穀言是罪。可誣告。折獄者據先入。盜跖廉讓。而曾參殺人。亦唯唯從之矣。胡曰。商人弑其君。執其母。而書齊人。見齊人懷商人之私惠而黨惡也。年十五歸子叔姬。得失同。公穀曰。閔之也。父母於子。雖有罪。猶

欲其免之。胡曰：見子叔姬無罪。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公曰：貶穀曰疏。胡曰：生而賜氏，與季友等，蓋宜變例以

報私恩耳。年成十五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左曰：討成公也。胡曰：伯討也，負芻簪也。穀曰：惡晉侯，不可解。五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左曰：穆叔觀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公曰：莒將滅鄆，叔孫率巫相與往，殆乎晉。

取後乎？莒女有爲鄆夫人者，欲立其出也，與左殊。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

而書名，重地也。公曰：文無邾婁通濫也。賢者子孫宜有後，叔術賢，能讓國。又曰：叔術殺仇妻嫂，卒致國於

其兄子。公羊之陋於識如此。叔術果賢，能讓國耶？必無妻嫂傷倫之事。如其有也，雖讓國不足以掩其罪。

而春秋賢之乎？其是非雜然，無所別識如此。

其無甚闕於經義，而牴牾矛盾，存其不可信者十有一。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左曰：其仲使南人聲賊子般于黨

氏。公又曰：僕人鄧扈樂慶父使殺子般，已復誅樂而歸獄，是已開司馬昭、朱全忠之智矣。僖四年齊人執陳

轅濤塗，據左以鄭申侯之譖而執。公曰：桓用濤塗之言，遯海而東，陷沛澤中，左顧執濤塗。十二年楚滅黃，穀

曰：管仲死，齊桓不能救，而左于是秋齊侯方使管仲平戎於周，是仲猶生存左於。僖十七年方書管仲卒，史

無定據。如是，將何從耶？僖三十三年殺之戰，左公自明穀曰：秦之狄自此始入虜國，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

別，不知何云。宣十二年鄆之戰，據左莊不欲戰，公又以爲莊欲戰。宣十五年宋及楚平。左曰：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楚軍如是其疎。元如是其輕入，公曰：華元乘堙而與司馬子反語。十七年會於斷道。左曰：郤子登

婦人唉於房，杜氏曰：克跛而登，故笑之。穀曰：眇。按孔氏疏：穀梁傳亦曰眇。其定本曰眇。又以魯衛曹之禿跛僂，同時俱至齊，遂

適有如是四大夫以御之。史氏文好滑稽，飾無爲有。蘇子瞻曰：姑言之，姑聽之而已。左曰：婦人笑克，後於
案之戰，欲以蕭同叔子爲質，公穀謂笑者蕭何姪子。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此左氏經文。秦女也，公穀經曰
項熊，又楚女。昭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穀曰：成虎，公曰：成然，一事而名異。成五年。梁山崩，左曰：伯宗請見
降人于晉侯，不可，是以告而從之，是伯宗揚善也。穀又曰：伯尊攘善。宣十八年。歸父奔齊，據左：歸父欲以晉
人去三桓，季文子怨之，遂追咎襄仲殺惡及視事，臧宣叔遂歸父。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曰：宣公卒，成公幼，十六年。晉
臧宣叔相，君死不哭，旣而聚諸大夫，問叔仲惠伯之事，皆曰：仲氏也，遂遣歸父之家，乃哭。與左殊。十六年。晉
執行父，據公：行父再代君執，危不避難如此。左事最綜核，何以未及，而左于是執，以爲宣伯告卻犇，行父
將叛晉，故執，亦與公殊。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曰：輒，惡疾也。兩足不能相過，齊曰：縶，楚曰：輒，衛
曰：輒，而衛侯之孫又名輒，豈亦惡疾耶？輒兩足不能相過，又與父爭國耶？是故史莫古于三代之春秋，而
輒牾矛盾如此，況于後世也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其將經誤讀，強爲之說，乖舛不可通者一。莊二十四年。郭公經本闕文，公穀皆蒙上赤歸曹，讀曰：曹無赤，蓋郭
公也。郭公失地之君也，不解何以如是有宜蒙上解義者一。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曰：北燕與齊平，胡
曰：魯與齊平，按經：昭數年閒，與齊無侵伐之舉，而上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宜從左。
黃永年曰：四氏之文，左氏病於誣妄，公穀好爲鑿新，胡氏之病，不能闕疑，傳曰：春秋之失亂，誣妄鑿新，疑
不能闕，此必亂者也，求是經之治，無至于亂而已矣。